

傷寒論識卷二

日本信濃淺田惟常號識此一號栗園遺著

紹興中西醫協會監察委員長何廉校勘

協會常務委員兼文牘員男幼廉校勘

辨太陽病脉證并治法中

是篇主傷寒而論麻黃之類。故肇於葛根湯。而熾於麻黃湯。至於大青龍湯。而極矣。蓋傷寒治法。在發汗一途。而發汗之或過。或不及。不啻表不解。其急者。不轉陽明。則陷厥陰。是爲其病道也。因又錯綜桂麻二湯之變次之。以凡病若發汗。若吐。若下。若亡津液。陰陽自和者。必自愈條爲發。凡已下二十四條。論誤治後之轉機。終之以四逆湯也。雖然。陽明以下。至于厥陰。各設其篇。以辨各位脉證。則在此篇。當惟論太陽一脉證。而今論之於此者。無論準據。

於本位焉。所以聚百端之轉機。視之如一。使人能得稽其病道。而發活於我。也不唯於此。於它篇亦皆然。是爲中篇之前結矣。又發汗之或過或不及。其緩者漸轉少陽。否則屬太陰。是爲其病道也。於是乎繼前結之後。聯標召傷寒中風。以呼應桂麻二湯。而論柴胡之類。挿建中。顧黃連。提調胃。顧大柴胡。及白虎水逆二方。而火逆三方。龍骨牡蠣之柴胡。顧白虎。及桂枝甘草丸之附子。熱結膀胱。顧熱入血室。収以桃核抵當之劑。是爲中篇之後結矣。且取諸其證。則承上篇頭項強痛。而論項背之几。遂及乎身體疼痛。以窮於煩躁。中興於胸脇苦滿。至於少腹鞭滿而止焉。輒曰反不結胸。以爲下篇之根起。其條理貫通。前後終始如一。自非至聖。誰能如此哉。

太陽病。項背強。几。無汗。惡風。葛根湯主之。

標以太陽病者。分篇首頭項強痛之例而二之也。故此條曰項背強。麻黃湯。曰頭痛。猶上篇桂枝湯桂枝加葛根湯之例。無汗卽上篇有汗之反對。以邪

屬傷寒故也。惡風與麻黃湯同義。惡寒之互文也。蓋葛根湯在於麻黃湯之部位。而輕於麻黃湯。故邪氣未迫骨節。而猶著筋脉。然至其變。或不無重於麻黃湯者。是以葛根自終始于葛根。而直接裏證也。是故此篇先於麻黃湯而揭之。次條直舉太陽與陽明合病。以論及陽明。又次舉葛根黃連黃芩湯。以論接少陽。以一結其類也。

按本論每條以者字爲舉證斷方之設。而此條無之可疑。可發汗篇玉函外臺風下有者字爲可從。

葛根湯方

葛根四兩 麻黃三兩 去節桂二兩 去皮芍藥二兩 甘草二兩 生薑三兩 切 大棗十二枚擘

右七味㕮咀。以水一斗。先煮麻黃葛根減二升。去沫。內諸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覆取微似汗。不須啜粥。餘如桂枝法將息及禁忌。

按葛根湯屬麻黃湯部位。麻黃有專攻之能。故不須啜粥之助也。將息同霍

亂篇作消息。可以徵焉。消息字見易老子七發等。將息字見管子弟子職。王獻之帖皆同義。程子易傳云。消息謂進退也。方有執曰。消息猶斟酌也。傷寒直格云。謂損益多少也。蓋此說本于公羊傳何休註。公羊傳曰。樂正子春之視疾也。復加一飯。則脫然愈。復損一飯。則脫然愈。後加一衣。則脫然愈。復損一衣。則脫然愈。何休註。脫然疾除貌也。言消息得其節。管子職曰。先生將息。弟子皆起敬奉枕席。亦同義。本論消息二字。得之而義自明矣。

太陽與陽明合病者必自下利葛根湯主之。

此以下二條論二病同起者治例也。必者必然之義。自者自然之謂。合病之下用者字。又用必字者。明下利爲合病證也。蓋此證胃實候未嘗見。其稱陽明。唯是指裡而言。夫表熱熾盛。不能汗出。一時。迫。及。裡。則。裡。氣。不。得。發。越。其勢。必。擾。動。下。奔。而。下。利。乃。謂。之。二。陽。合。病。於。是。與。葛。根。湯。逆。挽。邪。氣。於。表。則。不。治。下。利。而。下。利。自。愈。此。與。後。世。用。倉。廩。散。逆。挽。湯。等。以。治。疫。利。正。同。其。轍。

也。然偶有熱邪。雖暴入而不下利。反上逆爲嘔者。是葛根加半夏湯所主。而非常有之證。故此條曰必下利。而下條不曰必嘔也。按病之於合併。更有數證。今以下利爲證。亦示其一端爾。又按太陽而下利者。其類有三。邪內攻下利一也。合病下利二也。壞病下利三也。此三者。皆不主下利。隨證治之。不可不明辨焉。

太陽與陽明合病。不下利。但嘔者。葛根加半夏湯主之。

此與前條同其機而異其情者也。不下利。乃對必自下利而言。兩相反之辭。乃與桂枝加葛根湯曰反汗出葛根湯曰無汗。以互相發者同義。此外邪怫鬱不能汗出。裡氣擾動亦不能下奔。遂上逆爲嘔者也。故名曰合病。但嘔之一證。不急救之。將妨飲食。且兼治之。亦不爲難。於是葛根湯方中加半夏半斤以治嘔也。故嘔下置者字。以示其主證。可見與上條異其情也。蓋此嘔與中風乾嘔。傷寒嘔逆。及少陽之嘔。太易相混。然中風傷寒之嘔。表熱內壅之。

所。致。此。則。兼。裏。邪。而。發。也。至。于。少。陽。之。嘔。則。其。始。未。有。嘔。經。五。六。日。而。爲。嘔。
故。雖。不。往。來。寒。熱。爲。柴。胡。證。也。半。夏。瀉。心。湯。曰。傷。寒。五。六。日。嘔。而。發。熱。者。柴。
胡。證。具。可。以。見。焉。按。若。此。條。之。於。嘔。麻。黃。湯。之。於。喘。而。胸。滿。則。素。發。其。始。而。
未。至。少。陽。既。在。于。陽。明。故。皆。誘。諸。表。於。發。汗。者。也。合。併。之。於。名。豈。非。關。治。法。
之。先。後。乎。讀。者。不。可。不。識。焉。

葛根加半夏湯方

葛根四兩
麻黃三兩去節湯泡
葛根去黃汁焙乾稱
生薑三兩切
甘草二兩炙
芍藥二兩
桂枝二兩去皮
大棗十二枚擘
半夏半斤洗

右八味。以水一斗。先煮葛根麻黃。減二升。去白沫。內諸藥。煮取三升。去滓。溫。

服一升。覆取微似汗。

太陽病。桂枝證。醫反下之。利遂不止。脉促者。表未解也。喘而汗出者。葛根黃連黃芩湯主之。

太陽病指葛根湯證而言之。而又言桂枝證者。是其始不惟自葛根變。又有自桂枝變者也。夫此二湯證當以汗解。而誤下之。故云醫反。凡曰醫曰反者。深責其誤之辭也。今下之下利遂不止。則脉當微弱。陷于陰位。而脉反促。則知浮緩浮緊之脉。尙逐促鱗次而邪在表也。故曰表未解也。雖然。以已既下之。則邪氣不無陷于裏者。因揭喘而汗出之一句。以示邪勢奔于裏之機也。凡本論有裏證兼表證者。則以表未解三字該之。如此條尤其著者也。傷寒論分經。表未解下。補而裏已病四字得之。喘而汗出。與汗出而喘少異。汗出而喘者。爲自汗出而喘也。喘而汗出者。因喘汗出也。喘汗之間。挿而字者。示而字上爲正證。而字下爲兼證也。他挿而字者。皆同此例。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條。與此證相反。可參考。蓋下後發喘汗出者。動輒陷于陰位。而今用此方者。耑在表未解一句。但欲攻其表。則奈旣奔于裏之勢何。又欲救其裏。則奈表之未解何。於是葛根以制其表。芩連以清其裏。則莫論于下利之不止。

喘亦猶自止。亦猶乾薑黃芩黃連人參湯治吐下。蓋彼寒此熱。所以代乾薑以葛根也。此似合病非合病。故不擬前二條之例。

按以上四條爲一類。

葛根黃芩黃連湯方

葛根 半斤
甘草 二兩
炙 黃芩 二兩
黃連 三兩

右四味。以水八升。先煮葛根減二升。內諸藥。煮取二升。去滓。分溫再服。

太陽病。頭痛發熱。身疼腰痛。骨節疼痛。惡風無汗而喘者。麻黃湯主之。

此麻黃湯正證也。舉頭痛於發熱之上者。對葛根湯之項背強。以繼述頭項強痛之義也。旣標曰太陽病。則頭痛發熱惡風。自含蓄于其中。而再提之於此者。意與桂枝條同。身疼腰痛。骨節疼痛。卽詳陳綱例體痛之義也。蓋此三證。非一病人具之。要在就其一證而知麻黃之軌範。其不云或者。以皆是麻



黃主證而不爲兼證也。亦猶桂枝湯辨惡風惡寒之意。置無汗於下者。身疼等之證。示皆由於無汗也。喘上加而字者。示其爲客也。是對前條喘而汗出一句。以辨其差別也。今雖不言脉緊。然可因無汗而推知之。是猶綱例不言無汗。而以脉緊該之也。按此條當標曰傷寒。而今曰太陽病者。亦有義而存焉。綱例曰。惡寒體痛嘔逆。今比之于此條。惡寒劇於惡風。嘔逆甚於喘。故不曰傷寒。而惟標其本位也。且彼條先言或已發熱。或未發熱。而此條先言頭痛。次言發熱者。則是以其已發熱者言。彼此宜照鑒。以認傷寒之狀態矣。

麻黃湯方

麻黃三兩
桂枝二兩
去皮甘草一兩
杏仁七十個

右四味。以水九升。先煮麻黃減二升。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二升半。去滓。溫服八合。覆取微似汗。不須啜粥。餘如桂枝法將息。

太陽與陽明合病。喘而胸滿者。不可下。宜麻黃湯主之。

太陽者。以麻黃湯言之。而證兼內壅。故名爲合病。喘而胸滿。因喘胸滿也。與喘而汗出義同。喘者麻黃之所主。今合之以裏熱。則其勢壅盛。至爲胸滿也。故重在喘。而不在胸滿。而治喘。亦猶葛根湯制自下利之畧。蓋爲太陽之喘乎。有胸滿之證。爲陽明之喘乎。未至腹滿之候。表裏混合。而或疑其宜下。雖然。合病之治法。以先表而後裏爲順。故戒之曰不可下。以寓可發汗之意也。陽明篇曰。若汗多微發熱惡寒者。外未解也。其熱不潮。未可與承氣湯。又曰。陽明病。脉浮無汗而喘者。發汗則愈。宜麻黃湯是也。乃知此條爲麻黃湯及承氣湯例之也。今冠宜字。而復沓主之者。是但就太陽之面目。而謀之彼等之治法例之謂也。

按例曰。傷寒中風。有柴胡證。但見一證便是。不必悉具。胸滿得無已非少陽之一證乎。雖然。胸滿之不至苦滿脅痛。亦猶心下痞之不至鞕耶。胸滿及心下痞之爲證。皆是類少陽而爲未具者。故有發熱惡寒。則取之太陽。以桂枝

麻黃治之也。表證既去。但胸滿。則與桂枝去芍藥湯。心下痞。則與大黃黃連瀉心湯。

太陽病。十日以去。脉浮細而嗜臥者。外已解也。設胸滿脅痛者。與小柴胡湯。脉但浮者。與麻黃湯。

太陽病十日以去者。謂其得病以相距經十日之久也。以去猶言以上。以已古通。史記越世家以服爲臣。漢書張良傳曰。殷事已畢。皆與已通用。玉函千金翼俱作已去。可以見矣。蓋此一句。以麻黃湯言之。當其一二日二三日之初。旣現麻黃證。而脈浮緊不得寢也。浮細浮之小也。猶謂微緩之類。嗜臥者。不喜起也。今也脉勢頗減。而頻嗜臥。則爲表證已去。故曰外已解也。雖外已解。內不無屬少陽。若少陰者。其在少陽也。陽明篇所謂腹部滿脇下及心痛。久按之氣不通。鼻乾不得汗。嗜臥云云是也。其在少陰也。所謂但欲寐是也。於是乎知細之爲脉。亦其有變化也。論中已以弦細爲少陽。以沉細爲少陰。

以浮細爲向解之候。則其於嗜卧亦當以脉之浮沉弦細熱之有無察其陰陽。與已解耳。設者虛假之辭。假設柴麻二湯以辨其未解者有一道也。王肯堂曰。此是設爲變通之言。非爲服柴胡湯而脉浮也。夫麻黃之於胸滿。柴胡之於胸痛。相似易混。故一舉證。一舉脉互文以決之也。但者徒也。與薑同。漢書賈誼傳云。非薑倒懸而已是也。脉但浮者一句。承十日以去而論。不唯二日二三日。雖過十餘日。不妨表發也。陽明篇云。外不解。病過十日續浮者。與小柴胡湯脉但浮無餘證者。與麻黃湯與此祇同。乃柴胡湯麻黃湯之例也。

按以上三條爲一類。蓋麻黃湯無汗之證漸熾而作喘。喘又漸熾而作胸滿。胸滿良久而至于發脇痛。是自麻黃湯轉變之樞機也。且首條葛根湯接以二陽合病。終以葛根芩連湯。而今又揭麻黃湯。次以合病。終以小柴胡湯。編旨井然有條理。不可不潛心深察焉。

太陽中風。脉浮緊。發熱惡寒。身疼痛。不汗出而煩躁者。大青龍湯主之。若脉微弱。汗出惡風者。不可服。服之則厥逆。筋惕肉瞶。此爲逆也。

是正傷寒之候。而曰太陽中風者。示所以變作傷寒者也。下條中風之候。而曰傷寒者。示其所歸在傷寒之地者也。大青龍湯。中風傷寒互稱。小柴胡湯。傷寒中風兼提者。皆舉其本色而示之耳。蓋此條承麻黃湯來。故至疼痛。其候全與麻黃同。不汗出。亦言服麻黃而不汗出。與麻黃之無汗者少異。但不汗出而煩躁。彼所無。所以有此方之略也。然此方非爲煩躁設。爲不汗出之煩躁。而設。故一不字更藏機。凡辨證。宜着眼於異處。而觀焉。脉微弱以下。乃中風之候。顧桂枝二越婢一湯之脉微弱。而相與發陽浮陰弱之脉例也。服之則厥逆。亦是上篇末章得之便厥之意。筋者。筋經也。惕者。怵惕之惕。乃懼也。言筋脉不寬舒。瞶濡純切。目動也。取之皮肉瞶動之義。通雅曰。手足掣縱。

卽筋惕肉瞶也是也。是又所謂發汗則動經。身爲振振搖之意。爲逆者。謂尊治逆法之義也。蓋此等證非常常有之者。必待誤汗而有之。若血虛人得邪氣。或致此證。誤攻之亦益爲逆。故舉以戒之也。爲逆下。諸注本皆有以真武湯救之六字。恐係後人之所補。何則。其變何止此乎。故論中往往雖有逆證。未嘗載救之之方。例曰知犯何逆。隨證治之。此乃處方之樞要。亦不可不審焉。

按此湯之變有二道。一則厥逆筋惕肉瞶。是爲真武湯。一則惡風煩躁不得眠。是爲乾薑附子湯。而又有進於陽位者。猶上篇桂枝湯之變之於四逆之於承氣也。蓋厥逆之逆爲重。以其人本不可服而誤服之也。煩躁不得眠爲輕。以其人本當服而過服也。

大青龍湯方

麻黃六兩去節桂枝二兩去皮甘草二兩炙杏仁四十個去皮生薑三兩切大棗十二枚擘石膏如雞子大碎

右七味。以水九升。先煮麻黃減二升。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升。取微似汗。汗出多者。溫粉粉之。一服汗者停後服。汗多亡陽。遂虛惡風煩躁。不得眠也。

按大青龍湯。卽越婢湯加桂枝杏仁。減大棗者。其他分量悉同。乃知石膏雞子大。是半斤也。吉益爲則。以爲半斤得之。或曰雞子大。當是雞子黃。許大謂當參。理中丸是說難從。汗出著粉事。已見後漢書華佗傳。其由來尙矣。然其方未詳。成氏據外臺辟溫粉之方。或曰假用此辟溫粉撲身。以止汗多。仍舊名曰溫粉耳。取上外臺有覆字。是汗多以下。雖似後人之說。亦有裨于病道。姑存之而可矣。

傷寒脉浮緩。身不疼。但重。乍有輕時。無少陰證者。大青龍湯發之。此條承前條論其異證也。然標曰傷寒。則發熱惡寒。不汗出之證。自含於其內焉。夫脉緩者。當發熱汗出。而今發熱不汗出。不汗出者。當身疼痛。而今身

不疼但覺沉重。是邪氣數日沉滯不解。其證裡伏者。而與前條熱勢劇甚。身疼痛。其證陽越者自不同也。是以大疑於熱結在裡者。與邪陷於陰位者。故曰乍有輕時。以明非少陽陽明一身盡重。或難轉側。乍無輕時者。比父曰無少陰證。以斷無有裡寒。四肢沉重。但欲寢等證。而示至慎體察。不可輕試之戒也。發之者。言此證雖似不可發汗者。以在大青龍湯地位。仍與之也。發猶與左傳隱公七年曰。發幣於公卿。周語魯語。並曰發幣於大夫。呂覽報更篇曰。發酒於宣孟。莊子御寇篇曰。曾不發藥乎。素問離合真邪論曰。發鍼矣。吳昆注云。發鍼施鍼也。皆以爲與之義。本條發字得之而義益明矣。

按傷寒脉以浮緊爲常。然至其變。則不爲無浮緩者。蓋浮緊之變。至于浮緩。浮緩之變。至于微弱者順也。故此條之變。至於微弱者。固不俟論。而上條舉浮緊而期其變於微弱。此條舉浮緩而期其變於少陰。皆以逆示順文法。讀者當熟思諸。

傷寒表不解。心下有水氣。乾嘔發熱而欬。或渴。或利。或噎。或小便不利。少腹滿。或喘者。小青龍湯主之。

此條承麻黃湯。大青龍湯論。發汗後。挾停飲而不解者。故曰傷寒復曰表不解也。千金以此方爲發汗後證。可以見焉。不解與未解其意少異。其證未可解時而不解。則曰不解。其當解時而不解。則曰未解。夫已曰傷寒不解。則頭痛發熱。無汗惡風。身疼痛等證。當自含於其內。而所以重加表字者。以每曰傷寒。或曰太陽病。或曰太陽病不解。脉浮弱者。而論病位異者。故加表字諦之也。以下如曰太陽病外證未解。脉浮弱曰。太陽病六七日。表證仍在。亦皆同此文例。心下謂心之下。胃脘之分。水氣卽水飲也。蓋表不解。心下有水氣一句。示有所挾。則徒發其汗。邪氣毫不解。當施治所挾之策也。夫有表證而喘欬者。亦不無麻黃湯之所主。故以乾嘔置發熱之上。以示此嘔全因於心下水氣。邪水相併而發喘也。而字當翫味。或以下爲兼證。或猶若期兩端之